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二

西晉之亂

賈氏諸王江左中興附

胡羯



魏元帝咸熙二年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
攸以攸繼景王攸性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
聞過於炎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
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
手垂過膝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
示之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為炎畫策察時政
所宜損益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
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曰
中撫軍一日言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撫

四百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二

王與宋

軍聰明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
非人臣之相也晉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炎為世子
晉武帝泰始元年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
曰后世子曰太子秋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為晉
王冬十二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丙寅王即皇帝
位丁卯封皇叔祖父孚為安平王叔父幹為平原
王亮為扶風王冲為東莞王駿為汝陰王彤為梁
王又封羣從司空望等十七人皆為王帝懲魏氏
孤立之敝故大加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
自選國中長史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子康為皇太子

七年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之為太子充頗有力故益有寵於帝充為人巧諂與太尉荀勗太子太傅荀顗侍中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安平馮統相為黨友朝野惡之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樂安任愷河南尹潁川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為太子少傅而侍中

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為憂愷曰宜

四百七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二

王與宗

得威望者有智略者以鎮撫之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秋七月癸酉以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充患之冬十一月賈充將之鎮公卿餞於夕陽亭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為宰相乃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長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奇懷勗曰勗請言之因謂馮統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執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統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為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賈而

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姁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請荀顛荀勗馮統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

八年春二月辛卯皇太子納賈妃妃年十五長於太子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秋七月以賈充爲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

十年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殂初帝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爲嗣常密以訪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爲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爲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曰叔父朕正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許之

三九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三

王莽

咸寧二年 初齊王攸有寵於文帝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臨終爲帝叙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攸妃賈充之長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壻親踈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攸素惡荀勗及左衛將軍馮統傾諂勗乃使統說帝曰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爲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

遣還藩以安社稷帝陰納之乃徙和為光祿勳奪
充兵權而位遇無替 冬十月丁卯立皇后楊氏
夫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
后叔父班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
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
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鎮軍將軍駿為車騎將軍封
臨晉侯尚書褚碧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
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
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
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
作婢耳何能為損益乎

三年秋七月衛將軍楊珣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
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
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
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
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
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為汝
南王出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
倫為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為太原王監并
州諸軍事以東莞王卬在徐州徙封琅邪王汝陰
王駿在關中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顥為河間
王汝南王東為南陽王輔孚之子顥孚之孫也其

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為始平王允為濮陽王該為新都王暹為清河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四年冬十月徵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堂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宮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

三百九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上二

五

鍾志

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請徙內郡羌胡鮮卑於邊地帝不聽事見前二年帝既平吳頗事游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執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踈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能改

三年春正月帝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不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明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 尚書張華以文辭子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爲三公中書監司勳侍中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勳因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楊珧皆惡之統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勳

四月六日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一

六

鍾季子

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以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冬十二月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力嶽其揆一也侍中司空齊王攸佐命立勳劬勞土室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以加崇典禮主者詳案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爲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光祿大夫山濤爲司徒尚書令衛瓘爲司空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侔於周公宜贊皇朝與聞政事今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豈安乎欵篤之義懼非陛

帝追述先帝文明太后時收之宿意也若以同姓

寵之太厚則有吳楚逆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

何人也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唯

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其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

至於疏者庸可保乎愚以為太子太保鐵宜留彼

居之與汝南王亮楊琰也幹朝事三公齊位定相

持正既無偏重相傾之嫌又不失親親作覆之恩

計之盡善者也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惠中

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濟使

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廣公主俱入籍籍涕泣

請帝留彼帝怒謂侍中王斌曰兄事寡母今出齊

四百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

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久邪

乃出濟為國子祭酒德為太鴻臚羊琇與北軍中

候成粲謀見楊琰手刃殺之琰知之辭疾不出諷

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懣發病卒李惠亦以年

老遜位卒於家

四年春正月帝命太常誥祭錫齊王之物博士度

粲太叔廣劉暉綏尉郭昭秦秀傳珍上表曰昔周

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聃季皆入為二

公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王侯位在

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

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為收寵也今使齊王賢邪則

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
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
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
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
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
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
矣專純之子暉毅之子也專旣具草先以呈純純
不禁事過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志愴然歎曰
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
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
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

葬及其衰也雖有五霸六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
而論哉自義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
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
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沿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踈
爲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帝
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且謂博
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
鄭默於是尚書朱整褚君等奏志等侵官離局迷
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
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科罪庶純
詣廷尉自首專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

廷尉劉頌奏專等六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
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爲此時乃
獨爲駁議左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
日乃詔曰專是議主應爲戮首但專家人自首宜
并廣等七人皆丐其死命並除名二月詔以濟南
郡益齊國已田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寔爲北海
王命攸備物典策設軒轅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
車乘輿之副從焉三月齊獻王攸憤恚發病乞守
先后陵帝不許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
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
齊王卧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

晉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二

九

沈祖

憤恚而卒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
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
疾辭出數日歐血而薨帝往臨喪攸子囧號踴訴
父病爲醫所誣詔即誅醫以同爲嗣初帝愛攸甚
篤爲荀勗馮紆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
薨帝哀慟不已馮紆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
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
淚而止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攸舉動以禮
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
後發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

出之冬十一月甲申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
大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徙南陽王柬為秦
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平王瑋為楚王都督荊州
諸軍事濮陽王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
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又為長沙王頴為成都王
彊為吳王熾為豫章主演為代王皇孫適為廣陵
王又封淮南王子迪為漢王楚王子儀為毗陵王
徙扶風王暢為順陽王暢弟歆為新野公暢駿之
子也琅邪王觀弟澹為東武公繇為東安公觀他
之子也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適宮中
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

曰暮夜舍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
奇之嘗對羣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
知太子不才然恃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
佑之謀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
之逼復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為皇孫適高
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廣陵王
傳

惠帝永熙元年春三月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之
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
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
心腹會帝小間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

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
馱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
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
索之終不與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
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
帝旨作詔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
事侍中錄尚書事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
無言廙歆之孫劭曾之子也遂趨汝南王亮赴鎮
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帝遂困篤
己酉崩于含章殿帝宇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
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尊皇
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楊駿入居太極殿
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
衛詔石鑿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汝南王亮畏
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
葬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
帝爲手詔與石鑿張劭使帥陵兵討亮劭駿甥也
即帥所領趨鑿速發鑿以爲不然保持之亮問計
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野皆歸心於公公不討人
而畏人討邪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
濟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勸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
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徭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

庶幾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為安但召大司馬
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為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
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未葬武帝于峻陽陵揚
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普進封
爵以求媚於眾左軍將軍傅祗與駿書曰未有帝
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祗嘏之子也丙子
詔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預喪事者增二等二千
石已上皆封關中侯復租調一年散騎常侍石崇
散騎侍郎何攀共上奏以為帝正位東宮二十餘
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秦始皇命之初及
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十世無窮今之

開制當垂于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
侯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
朝政百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
今聖上謙沖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
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
王之年乎竊謂山陵既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
苟有以察其忠款言豈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
漸不平欲出咸為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
望乃止揚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
未易了也相慮破頭故具有白咸復書曰衛公有
書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而過

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
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
充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恹恹忠益而返見怨疾
平揚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
為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為中護軍典禁兵凡有
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駿為政嚴碎專
擅中外多惡之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公以外戚
居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今宗室彊
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
無日矣駿不從楚資之孫也弘訓少府蒯欽駿之
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它人皆為之懼欽曰楊文

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踈我我得
踈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
王彰為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
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
近小人踈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
塞以避之猶恐及禍柰何惡其辟乎且武帝不惟
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其何受遺者復非其人天
下之亂可立待也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適為
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為太子太師衛尉裴楷為
少師吏部尚書王戎為太傅前太常張華為少傅
衛將軍湯濟為太保尚書和嶠為少保拜太子母

謝氏爲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有溘吉之風而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還勗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即位嶠從太子適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元康元年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憤武帝大怒脩金墉

城將廢之荀勗馮統楊珧及充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年少妬者婦人常情長自當差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勲於社稷妃親其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返以后爲構已於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駿所抑殿中中郎渤海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陰構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爲寺人監賈后密使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璋璋欣然許之乃求入朝駿素

憚瑋勇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來朝遂聽之二月
癸酉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
辛卯孟觀李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
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
百人討駿楚玉瑋屯司馬門以淮南相劉頌爲三
公尚書屯衛殿中段廣跪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
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
府在武庫南關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
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爲賈后
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
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
人殿內振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
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柰何燒
之侍中傅祗白駿請與尚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執
因謂羣僚曰官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階衆皆走茂
猶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
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豫
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頌問太傅所在頌給之
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
吾何之頌曰宜至廷尉豫從頌言遂委而去尋詔
頌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頌秀之子也皇太
后驪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

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岑士
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
廐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珽濟張劭李斌殷璠
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邈中書令蔣駿東夷校
尉文鴛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珽臨刑告東安公
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衆謂宜依鍾毓例爲之
申理繇不聽而賈氏族黨趣使行刑珽號叫不已
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諸葛誕之外孫也故忌文鴛
誣以爲駿黨而誅之是夜誅賞皆自繇出威振內
外王戎謂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勢繇不從壬
辰赦天下改元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荀愔送太
后于永寧宮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
太后居尋復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
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
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奉祖宗任至公於天
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
事更詳之有司又奏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
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
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
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
恩左僕射荀愔與太子少師下邳王晃等議曰皇
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諡

蒲城於是有人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為庶人詔可又奏揚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尉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為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濛所不容故也柰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有司收駿官屬欲悉誅之侍中傅祗啓曰昔魯芝為曹爽司馬斬關赴爽宣帝用為青州刺史駿之

四百九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一

十七

張榮

僚佐不可悉加罪詔赦之壬寅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以秦王柬為大將軍東平王楙為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為尚書令東安公繇為尚書左僕射進爵為王懋望之子也封董猛為武安侯三兄皆為亭侯亮欲取悅衆心論誅揚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凡作此者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既至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怒衆之所怒者在於不平耳而

李皆更倍論莫不失望亮頗專權執咸復諫曰揚
駁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
處重宜反此失靜默順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
非大事一皆抑遣比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
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候長容無功而暴擢爲
少府論者謂長容公之姻家故至於此流聞四方
非所以爲益也亮皆不從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
從舅右衛將軍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
安王繇並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賈
氏憚之繇兄東武公潛素惡繇屢譖之於太宰亮
曰繇專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又坐有

恃言廢徙帶方於是賈謐郭彰權勢愈盛賓客盈
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
機弟雲和郁及榮陽潘岳清河崔基勃海歐陽建
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
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
平牽秀潁川陳瞻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
輿弟琨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郁嶠之弟也崇
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
路左望塵而拜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愎
好殺惡之欲奪其兵權以臨海侯裴楷代瑋爲北
軍中候瑋怒楷聞之不敢拜亮復與瓘謀遣瑋與

諸王之國瑋益忿然瑋長史公孫宏舍人歧盛皆有寵於瑋勸瑋自昵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衛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恣夏六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瓘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宮門免亮及瓘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

警備其在外營便相帥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又矯詔亮瓘官屬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不奉詔便軍灑從事遣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王遐收瓘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亮不聽俄而兵登牆大呼亮驚曰吾無貳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趣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俗又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為肇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衛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不睦初瓘為司空帳下督榮膺有罪斥遣之至是晦以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

持九人遐不能禁歧盛既瑋宜因兵執遂誅賈鄭
以正王室安天下瑋猶強以未決會天明太子少傅
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禁八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
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瑋專殺之罪誅
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
廷恟懼不知所出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官齋
騶虞幡出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仗而
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遂執之下廷
尉乙田斬之瑋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
書劉頌曰幸託體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公孫宏
歧盛並夷三族瑋之起兵也隴西王泰嚴兵將助
瑋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
猝宜遣人參審定問泰乃止衛瓘女與國臣書曰
先公名謚未顯每怪一國萬然無言春秋之失其
咎安在於是大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搗登聞鼓
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即奉送章綬單車從命如
矯詔之文唯免公官而故給使榮晦輒收公父子
及孫一時斬戮乞驗盡情僞加以明刑乃詔族誅
榮晦追復亮爵位謚曰文成封瓘蘭陵郡公謚曰
成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
加侍中賈謚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
儒雅有籌略爲衆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

問裴頠頹然成之乃以華爲侍中中書監頹爲侍
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
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
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頹同心輔政故數年
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二年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于金墉城是時太
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
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訴寃於先帝乃覆而殯之仍
施諸厭劾符書藥物等

六年夏趙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
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歐陽建亦表倫罪惡
言九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二
二十一
朝廷以倫撓亂關右徵倫爲車騎將軍倫至洛陽
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倫因求錄尚書
事又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以爲不可倫秀由
是怨之

七年 王衍爲尚書令南陽樂廣爲河南尹皆善
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行
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爲儀準衍神情明秀
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
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九年春正月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
絕其原作徙戎論以警朝廷

語在羌胡之叛

夏

六月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璠等又以藥
藉載道上年少入宮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賈模
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頴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
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
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
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頴曰誠
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
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
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
歲而已頴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
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
四百六

模為毀己而踈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秋八月以
裴頴為尚書僕射頴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
海唯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頴專任門下事頴上表
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崇外戚之望彰偏
私之舉為聖朝累不聽或謂頴曰君可以言當盡
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
有十表難以免矣頴慨然久之竟不能從帝為人
鷥駮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
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
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執位之家更相
薦託有如互市曹鄆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魚復作

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
兄弟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執而熱排金門入紫闈
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怨
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
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
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裴
顧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
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棄
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逸民每有
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寒
裳而就之哉關內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
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初廣城
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謚驕
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廣城君欲以
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
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
衍長女美而后爲賈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
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言甚切
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
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
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
董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或

廢朝侍而縱遊逸於宮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
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東宮
月俸錢五十萬太子常採取二月用之猶不足又
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麩等物而收其利又好陰
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雖
有微苦宜力疾朝侍二曰宜勤見保傅咨詢善道
三曰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刻鏤雜作一皆罷
遣四曰西園賣葵菜藍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聞五
曰繕牆正瓦不必拘學小忌太子皆不從中舍人
杜錫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
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

擅中刺之流血錫預之子也太子性剛知賈謚恃
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謚時爲侍中至東宮或捨
之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謚后所親昵一旦
交構則事危矣不從謚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
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
大位依楊氏故事誅巨等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
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
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爲有娠內葭物產
其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于時朝
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
廢后太子不聽左衛率東平劉卞以賈后之謀問

張華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言小吏受公成拔以
聖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
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
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
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
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
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
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
賈后常使親黨微服聽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遷卞
爲雍州刺史卞知言泄飲藥而死十二月太子長
子彪病太子爲彪求王爵不許彪病篤太子爲之
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
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
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飲三升舞逼之
曰不孝邪天賜汝酒而不飲酒中有惡物邪太子
不得已強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
書草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
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
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
刻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
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氏爲內
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

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三帝壬戌帝幸武乾
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六寸書及青紙詔
董之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
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
致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頠以
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
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
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
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不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
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
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等持
節詣東宮廢太子爲庶人太子改服出再拜受詔
步出承華門乘麈尾轎車東武公澹以兵仗送太子
及妃王氏三子彪臧尚同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
離媾許之妃慟哭而歸殺太子母謝淑媛及彪母
保林蔣俊

永康元年春正月西戎校尉司馬閻纘輿棺詣闕
上書以爲漢戾太子稱兵拒命言者猶曰罪當笞
耳今適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宜
重選師傅先加嚴誡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書奏
不省纘圃之孫也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
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遣東武公澹以千兵

防衛太子幽于許昌宮令治書御史劉抗持節守
之詔官臣不得辭送洗馬江統潘滔舍人王敦杜
蕤魯瑤等冒禁至伊水拜辭涕泣司隸校尉蕭奮
收縛統等送獄其繫河南獄者樂廣悉解遣之繫
洛陽縣獄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
以廢徙太子以其爲惡故耳今宮臣冒罪拜辭而
加以重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不如釋
之謐乃語洛陽令曹據使釋之廣亦不坐敦覽之
孫據肇之孫也太子至許遺王妃書自陳誣枉妃
父衍不敢以聞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
白晝見中台星折張華少子臧勸華遜位華不從
四百九十四
天道鑑紀晉書卷二十一
二二七

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太子旣廢衆情憤
怒有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
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
常保位難與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
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
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
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
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
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
張衡等使爲內應事將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
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

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大功於太子太子謂公持
通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雖含忍宿忿必不
能深德明公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
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讎豈徒免
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
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數遣宮婢微服
於民間聽察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謚等早除太子
以絕衆望癸未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
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自廢黜恐被毒
常自煮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
中絕其食宮人猶竊於牆上過食與之慮逼太子

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有司請以庶
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夏四月趙
王倫孫秀將討賈后告右衛飲飛督閭和和從之
期以癸巳丙夜一籌以鼓聲爲應癸巳秀使司馬
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斥社稷爲天下除害
使雅以告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爲是言邪
不顧而出及期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
謚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
命事畢賜爵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又
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罔將
百人排閣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

以詔召賈謐於殿前將誅之謐走入西鍾下呼曰
阿后救我就斬之賈后目見齊王罔驚曰卿何爲來
罔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
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是
時梁王彤亦預其謀后問罔曰起事者誰罔曰梁
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遂廢后
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趙粲賈午等付暴室考
竟詔尚書收捕賈氏親黨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
郎八坐皆夜入殿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
奏請手詔倫等斬之以徇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
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系解結等於
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
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
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
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適裴氏
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旣若此
我何以活爲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
死甲午倫坐端門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
金墉誅劉振董猛孫慮程據等司徒王戎及內外
官坐張裴親黨黜免者甚衆閭續撫張華尸慟哭
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於是趙王
倫稱詔赦天下自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相

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府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荇領冗從僕射子馥為前將軍封濟陽王虔為黃門郎封汝陰王詡為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以聽於倫倫素庸愚復受制於孫秀秀為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適位號使尚書和郁帥東宮官屬迎太子喪於許昌追封適子彪為南陽王封彪弟臧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相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前平

陽太守李重榮陽太守荀組為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為左右司馬尚書郎陽平東督為記室淮南王文學荀崧殿中郎陸機為參軍組勗之子崧或之玄孫也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 太子適之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為太弟議者不合會趙王倫廢賈后乃以允為驍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 己亥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 五月己巳詔立臨淮王臧為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大傅 己卯謚故太

子白慙懷六月壬寅葬于顯平陵 中護軍淮南
王先挂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相國倫及
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秋八
月轉允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
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
大逆不敬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怒收御史將斬
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
欲破我家遂帥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
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
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掖門允不得入遂圍
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銳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
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允結
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
馬駐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
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淮徽
之兄也欲應允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鬪乃
使司馬督護伏胤將騎四百持幡從官中出侍中
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
之胤乃懷空板出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
開陣內之下車受詔胤因殺之并殺允子秦王郁
羨王由坐允夷滅者數千人曲赦洛陽初孫秀嘗
爲小兒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持之衛尉石崇之甥

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出有愛妾曰綠珠。孫秀使求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去。八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為亂。收之。崇歎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常請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與崇建皆族。誅籍沒崇家。」相國倫敗淮南王母弟吳王晏。欲殺之。光祿大夫傅祗爭之於朝堂。眾皆諫止。倫倫乃貶晏為賓徒。縣王齊王固以功遷游擊將軍。固意不滿。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為平東將軍。鎮許昌。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固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張林等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斐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以頌為光祿大夫。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其子琴撫軍將軍。虔中軍將軍。詔為侍中。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并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九月改司徒為丞相。以梁王彤為之。彤固辭不受。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

秀子曾爲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
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
氏赦天下后尚書郎泰山羊玄之之女也外祖平
南將軍樂安孫旂與孫秀善故秀立之拜玄之光
祿大夫特進共騎常侍封興晉侯

永寧元年春正月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趙奉詐
傳宣帝神語云倫宜早入西宮散騎常侍義陽王
威望之孫也素諂事倫倫以威兼侍中使威逼奪
帝重綬作禪詔又使尚書 以滿奮持節奉璽綬禪
位於倫左衛將軍王輿前甲將軍司馬雅等帥甲
士入殿曉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無敢違者張林

四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二

二十三

余和

李屯守諸門乙丑倫備灑如入宮即帝位赦天下
改元建始帝自華林西門山居金墉城倫使張衡
將兵守之內寅尊帝爲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
廢皇太孫爲濮陽王立世子萇爲皇太子封子馥
爲京兆王虔爲廣平王詡爲霸城王皆侍中將兵
以梁王彤爲宰衡何劭爲太宰孫秀爲侍中中書
監票騎將軍儀同三司義陽 土威爲中書令張林
爲衛將軍其餘黨與皆爲卿 羽超階越次不可勝
紀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 冒貂蟬盈坐時人爲
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初平土用將軍孫旂之子弼
弟子髦輔琰皆附會孫秀與之合族旬月間致位

通顯及倫稱帝四子皆為將軍封郡侯以拊為車
騎將軍開府旂以弼等受倫官爵過差必為家禍
遣幼子回責之弼等不從旂不能制慟哭而已

癸酉殺濮陽哀王臧孫秀專執朝政倫所出詔令
秀輒改更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百官
轉易如流張林素與秀不相昵且怨不得開府潛
與太子考牋言秀專權不合衆心而功臣皆小人
撓亂朝廷可悉誅之考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
倫收林殺之夷其三族秀以齊王罔成都王穎河
南王顥各擁疆兵據方面惡之乃盡用其親黨為
三王參佐加罔鎮東大將軍穎征北大將軍皆開

四百廿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一 三五四 晉書

府儀同三司以寵安之 二月齊王罔謀討趙王
倫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乂及南中
郎將新野公歆移檄征鎮山州郡縣國稱逆臣孫秀
謀誤趙王當共誅討有不以命者誅及三族使者
至鄴成都王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趙王篡逆
人神共憤殿下收英俊以從人望杖大順以討之
百姓必不召自至攘臂爭進蔑不克矣穎從之以
志為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志毓之孫也穎以充
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叔弼督護趙驥石超等為
前鋒遂近邈音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超苞之孫也
常山王乂在其國與太原 以史劉暉各帥衆為穎

後繼新野公歆得固城以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疎而弱公且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彊弱之有哉乃從固前安西參軍李侯奭在始平合衆數千人以應固遣使邀河間王顥顥用長史隴西李含謀遣振武將軍河間張士討擒奭及其黨曹斬之固檄至顥執固使送於關遣張方將兵助倫方至華陰顥聞二王兵盛復口方還更附二王固檄至揚州州人皆欲應固刺之郗隆慮之玄孫也以兄子鑒及諸子悉在洛陽疑未決悉召僚吏謀之主簿淮南趙誘前秀才盧潭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疾

今義兵四起其敗必矣為明使君計矣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追將將兵會之中策也量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也隆退密與別駕顧彥謀之彥曰誘等下策乃上計也治中留寶主簿張褒西曹留承聞之請見曰一審明使君今當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久今上取之不平齊王順時舉事成敗可見使君不早發兵應之狐疑遷延變難將生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潭翻之孫也隆停檄六日不下將士憤怒參軍王邃鎮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亦從事於牛渚禁之不能止

將士遂奉邃攻隆隆父子及顧彥皆死傳首於固
安南將軍監沔北諸軍事孟觀以為紫宮帝坐無
他變倫必不敗乃為之固守倫秀聞三王兵起大
懼詐為固表曰不知何賊猝見攻圍臣懦弱不能
自固乞中軍見救庶得歸死以其表宣示内外遣
上軍將軍孫輔折衝將軍李嚴帥兵七千自延壽
關出征虜將軍張泓左軍將軍蔡璜前軍將軍閻
和帥兵九千自堯阪關出鎮軍將軍司馬雅揚威
將軍莫原帥兵八千自成臯關出以拒固遣孫秀
子會督將軍士猗許超帥宿衛兵二萬以拒穎召
東平王琳為衛將軍都督考卓又遣京兆王馥廣
平王虔帥兵八千為三軍繼表倫秀日夜禱祈厭
勝以求福使巫覡選戰日又使人於嵩山著羽衣
詐稱仙人王喬作書述倫祚長久欲以惑眾聞
月張泓等進據陽翟興齊王固戰屢破之固軍穎
陰夏四月泓乘勝逼之固遣兵逆戰諸軍不動而
孫輔徐建軍夜亂徑師洛自首曰齊王兵盛不可
當泓等已沒矣趙王固大恐祕之而召其子虔及
許超還會泓破固靈和至倫乃復遣之泓等悉帥
諸軍濟穎攻固營固以兵擊其別將孫髦司馬譚
等破之泓等乃退孫秀詐稱已破固營擒得固令
百官皆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為孫會士猗許

起所敗殺傷萬餘人。士衆震駭，欲退保朝歌。盧志曰：「王彥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志，有輕我之心。我若退縮，士氣沮劔，不可復用。且戰何能無勝負？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類從之。倫賞黃橋之功。士猗許超與孫會皆持節，由是各不相從。軍政不一，且恃勝輕穎，而不設備。穎帥諸軍擊之，大戰于溴水。會等大敗，棄軍南走。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四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秀懼，不敢出中書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爲。孫會許超、士猗等至，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宮室，誅不附己者。俠滎南就孫旂、孟觀，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許未決。士猗、士猗、右衛將軍王輿與尚書廣陵公灌帥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宮。三部司馬爲應於內，攻孫秀、許超、士猗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孫弼，及前將軍謝悛等。灌偁之子也。王輿屯雲龍門，召八坐皆入殿中，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皇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救將士。解兵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太子萼皆還汶陽里第，遣甲士數千迎帝于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詔送倫、萼等付金墉城。廣平王虎自河北還，至九曲，聞變，棄軍。

將數十人歸里第。辛亥赦天下，改元大酺五日，分遣使者慰勞三王。梁王彤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宜伏誅。丁卯，遣尚書曰表啟持節賜倫死，收其子恭、馥、虔，誅之。凡百官為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是日，成都王穎至。己巳，河間王顥至。穎使趙驤、石超助齊王討張泓等於陽。程泓等皆降。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鬪死者近十萬人。斬張衡、閻和、孫髦于東市。苻璜自殺。五月，誅義陽王威、襄陽太守宗岱、承罔、檄，斬孫旂、永饒。治令空桐、機、斬孟觀，皆傳首洛陽。夷三族。六月乙卯，齊王囧帥眾入洛陽，頓軍通章署。口士數十萬，威震京師。

甲戌，詔以齊王囧為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穎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河間王顥為侍中，太尉，加三錫之禮。寧山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領左軍，進廣陵公，灌爵為王。領尚書，加侍中，進新野公，散爵為王。都督荊州諸軍事，加鎮南大將軍，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己卯，以梁王彤為太宰，領司徒、光祿大夫。劉蕃女為趙世子恭妻，故蕃及二子散騎侍郎興、冠軍將軍琨皆為趙一士倫所委任。大司馬囧以琨

父子有才望特宥之以與安中書郎琨爲尚書丞
丞又以前司徒王戎爲尚書令劉暉爲御史中丞
王衍爲河南尹新野王歆將之鎮與囧同乘謁陵
因說囧曰成都王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
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常山王又與成都王穎
俱拜陵又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
聞其言者莫不憂懼盧志謂穎曰齊王衆號百萬
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選前濟河功無與貳
然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立
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
心此計之上也穎從之帝見穎於東堂慰勞之穎

拜謝曰此大司馬囧之勳臣無以爲焉因表稱囧功
德宜委以萬機自陳母疾請歸藩即辭出不復還
營便謁大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囧別
囧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
涕滂沱惟以太妃疾苦爲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
之譽皆歸穎囧辟新興劉毅爲軍諮祭酒洛陽令
曹攄爲記室督尚書郎江統陽平太守河內苟晞
參軍事吳國張翰爲東曹掾孫惠爲戶曹掾前廷
尉正顧榮及順陽王豹爲主簿惠賁之曾孫榮雍
之孫也囧以何勗爲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
將佐有功者葛旗路秀高毅劉眞韓泰皆爲縣公

委以心膂號曰五公成都王穎至鄴詔遣使者就
申前命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
晉封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襄陽霍與賊相持既
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
霍饑民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
黃橋戰士旌顯其家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溫縣瘞
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皆盧志之謀也穎形美
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
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并使受九錫穎嬖人孟
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故穎終辭不拜
初大司馬罔疑中書郎陸機爲道王倫撰禪詔收

四百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一

四

劉琨

欲殺之大將軍穎爲之辨理在以死因表爲平原
內史以其弟雲爲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
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
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 秋七月復
封常山王乂爲長沙王 冬十二月封大司馬罔
子冰爲樂安王英爲濟陽王超爲淮南王

太安元年大司馬罔欲久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
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清河王覃遐之子也方八
歲乃上表請立之夏五月癸卯立覃爲皇太子以
罔爲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爲司空領中書監 齊
武閔王罔既得志頗驕奢而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

廬舍以百數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
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
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
無由可兆矣又與囧書以爲唐虞茅茨夏禹卑宮
今大興第舍及爲三王立宅豈今日之所急邪囧
遜辭謝之然不能從囧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
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嬖寵用事殿中御史相
豹奏事不先經囧府即加考竟南陽處士鄭方上
書諫囧曰今大王安不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
室骨肉當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蠻夷不靜大
王謂功業已隆不以爲念三失也兵革之後百姓

窮困不聞振救四失也大王與諸兵盟約事定之
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有功未論者五失也囧謝
曰非子孤不聞過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
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
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
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以久荷大功不可以久任大
權不可以久執大威不可以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
爲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
思功成身退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
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今乃忘高
亢之可危貪權執以受疑雖遨遊高臺之上逍遙

重墉之內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穎翟之時也
罔不能用惠辭疾去罔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
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寒裳
去之斯善之善者也罔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
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
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長史
葛旟以其廢職白罔徙榮為中書侍郎穎川處士
庾袞聞罔暮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
妻子逃於林慮山中王豹致牋於罔曰伏思元康
已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執使然非
皆為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
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階樹根於關右
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以方
剛彊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
賞之功挾震王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
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見其福也因
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
伯治鄴罔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
以夾輔天子罔優令荅之長沙王又見豹牋謂罔
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罔乃奏豹讒
內間外坐生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
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罔以河間王顥本

附趙王倫心常恨之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與顯
長史李含不平含被徵爲羽軍校尉時商參四軍
事夏侯奭兄亦在囹府含心不自安又與囹右司
馬趙驤有隙遂單馬奔顯詐稱受密詔使顯誅囹
因說顯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
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
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爲齊罪而討之必可禽
也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顯從
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都督豫州諸軍事顯
上表陳囹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成都王穎新
野王歆范陽王虓共會洛陽請長少王又廢囹還
第以穎代囹輔政顯遂舉兵以李含爲都督帥張
方等趨洛陽復遣使邀穎穎將應之盧志諫不聽
十二月丁卯顯表至囹大懼會百官議之曰孤首
唱義兵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難將
若之何尚書令王戎曰公勲業誠大然賞不及勞
故人懷貳心今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
委權崇讓庶可求安囹從事中郎葛旟怒曰三臺
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逆亂當
共誅討柰何虛承僞書遽令公就第乎漢魏以來
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
悚失色戎僞藥發憤廁得免李含屯陰盤張方帥

兵二萬軍新安檄長沙王又使討囧囧遣董艾襲
又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
司馬府董又陳兵宮西縱火燒千秋神武門囧使
人執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又又稱大司馬謀
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
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囧衆大敗
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勗因執囧以降囧至殿前
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趣牽出斬於閭闔門外
徇首六軍同黨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餘人囚囧子
超冰英於金墉城廢囧弟北海王寔赦天下改元
李含等聞囧死引兵還長安長沙王又雖在朝廷

事無巨細皆就鄴諮大將軍穎穎以孫惠爲參軍
陸雲爲右司馬

二年 初李含以長沙王又微弱必爲齊王囧所
殺因欲以爲囧罪而討之遂廢帝立大將軍穎以
河間王顥爲宰相已得用事旣而囧爲又所殺穎
顯猶守藩不如所謀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
囧時猶嫌又在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時皇甫商
復爲又參軍商兄重爲秦州刺史含說顥曰商爲
又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早除之可表遷重爲內
職因其過長安執之重知之露檄上尚書發隴上
兵以討含又以兵方少息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

河南尹含就徵三司重不奉詔顓遣金城太守游楷
隴西太守韓稚恭等合四郡兵攻之顓密使含與尚
中馮蓀中書令下粹謀殺又皇甫商以告又收含
蓀粹殺之驃騎從事琅邪諸葛玫前司徒長史武
邑牽秀皆出奔黠河間王顓聞李含等死即起
兵討長沙王又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
昌已平因欲與顓共攻又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
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服入朝
此霸主之事也參軍魏郡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
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
穎皆不從八月顓穎共表又論功不平與右僕射
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
玄之商遣又還國詔曰顓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
當親帥六軍以誅姦逆其以又為太尉都督中外
諸軍事以禦之顓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自
函谷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
為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
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
羈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
白沙督孫惠與機相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
將謂吾首鼠兩端所以速禍也遂行穎列軍自
朝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乙丑帝如十三里橋

太尉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
帝還軍宣武場庚午舍于石樓九月丁丑屯于河
橋壬子張方襲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于芒山丁
亥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
清水爲壘癸巳羊玄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
申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
者萬計 石超進逼緱氏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
未敗牽秀于東陽門外大將軍穎遣將軍馬咸助
陸機戊申太尉又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又司馬
王瑚使數千騎繫戟於馬以空咸陳咸軍亂執而
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爲之不流

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初宦人孟玖
有寵於大將軍穎玖欲用其心人爲邯鄲令左長史
盧志等皆不敢違右司馬陸云固執不許曰此縣
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
領萬人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超
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
能作督不機司馬吳郡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
起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節
端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敗
沒玖疑機殺之諧之於穎曰機有貳心於長沙牽
秀素諳事玖將軍王闡郝昌帳下督陽平公歸藩

皆致所引用相與其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
參軍事王彰諫曰今日之舉疆弱異勢庸人猶知
必克況機之明達乎但機兵人毀下用之太過北
土舊將皆疾之耳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
袷與秀相見為牋辭穎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
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機弟清河內史雲平東祭
酒耽及孫拯皆下獄記室江統陳留蔡克穎川棗
嵩等上疏以為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至於反
逆則衆共知其不然宜先檢校機反狀若有徵驗
誅等等未晚也統等懇請不已穎遲迴者三日蔡
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
不聞今果見殺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
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思有宥雲之色孟玖扶穎入
催令殺雲耽夷機三山公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蹀
肯見終言機冤吏知地以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
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
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
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吏詐為拯辭穎既
發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等曰非卿之
忠不能窮此姦遂夷拯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
八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
吾分卿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七

君固言拯冤玳又殺之太尉又奉帝攻張方方兵
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
屯十三里橋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
軍兵者能因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
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
穀以足軍食又旣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
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穎兄弟可辭說
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外說穎令與之分陝而
居穎不從又因致書於穎爲陳利害欲與之和解
穎復書請斬皇甫商等首則引兵還鄴又不可
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竭水碓皆涸乃發王公

歎婢手春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已
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
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簿蒯陽祖述言於又曰劉
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爲詔與
沈使發兵襲顯顯窘急必刃張方以自救此良策
也又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諸郡多起兵應之沈
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又又使皇甫商等
行齋帝手詔命游楷等罷兵救皇甫重進軍討顯
商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顯顯捕
商殺之

永興元年春正月長沙厲王又屢與大將軍穎戰

癸亥年五月十四日校



子



